

春节是怀旧的日子

□冯骥才

当我们把春节的由来、内涵、习俗、意义都说过说透之后，忽然发现还忘了说——春节是一种特定的情感。

在所有春运的车辆上，那些挤成一团、千辛万苦的人，没有一个知难而退，全都坚定地渴望着去享受一种情感的需要；回家。急渴渴地扑到家，一推开门，即刻融化到自己生命源头的温暖里。

那里有你的父母，爷爷奶奶，守家在地干活营生的兄弟姐妹，他们全朝你喜笑颜开；还有那些分外亲切的老桌子老柜子老东西老景象，以及唯有你的老巢才有的那股子勾魂摄魄的气味。

与你的老巢紧紧相连纷至沓来的还有——至爱亲朋、旧交老友、昔日伙伴、左邻右舍，还有老街老巷、乡土风物与小吃。可能你离家太久，或在外边拼打多年，渐行渐远的往事已经滑到记忆边缘，但此时此刻偶然碰到一个什么细节，会把沉睡在你心中深处的故旧一下子拽到跟前。记得一次在街头碰到一位阔别了一至少三十年的中学同学，那一阵竟忘了他的名字，却脱口叫出他的外号“大牙”——他的门牙又长又大，而且往外龅。那时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大牙”。

谁料到此刻这个外号仿佛有种神奇之力，把我们热乎乎地拉回到真率无邪、亲密无间的少年时代。我们问对方、说自己、谈现在、说过去；说到当年同班同学时，也都是外号，惹起我们阵阵大笑。就这样站在街头长谈竟有一个小时。

从中，会感慨人生的急促，时光的无情，同时又获得唯有回家过年才有的满足。一年里只有这些天，可以实实在在地触摸到昨天时光。仿佛进了奇妙无穷的时光隧道，还会情不自禁地往里钻。

虽然过年是辞旧迎新，迎着春天往前走，但我们享受到更多的情感却是怀旧。

春节里一种特定的情感是怀旧。春节是个怀旧的

身在福中不知福

□柯云路

这就是这位年轻人的梦想。
他可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很久以前，一个穷人死了，发现自己来到一个特别美妙的地方，有花园美女，有令人炫目的娱乐，还有享用不尽的美食。仆人告诉他，他就是这里的主人，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，这里的一切都可由他尽情享受。这个人在惊奇之余又感到特别庆幸：这不正是我在人世间的梦想吗？于是他每日就浸泡在声色与美食之中，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。

然而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美食变得不那么可口了，游戏也越来越乏味，那些曾经让他感觉天仙般美丽的女人们再也提不起他的兴趣，每天早晨醒来，他不知该怎样打发时间，于是他对仆人说：这样的生活很无聊，我需要做点事情，你能给我找一份工作吗？让他大感意外的是，这个要求竟被拒绝了。仆人说：很抱歉，这里没有工作可以给您。在沮丧之余，他愤怒地说：这真是太糟糕了！早知这样我干脆去地獄好了！听了他的抱怨，仆人温和地回答：先生，您以为您在什么地方呢？言外之意这里正是地獄。

有一份能自食其力的工作，未尝不是一种幸福。饿了吃是幸福；渴了喝是幸福；累了睡是幸福；孤独了爱是幸福；危险了安全是幸福；这道理人们都明白。但吃撑了不吃了是幸福；喝胀了不喝了是幸福；睡多了找事干是幸福；爱多了独处是幸福；安全太多了探险求刺激是幸福；这后一半道理很多人常常不明白。

人最大的不幸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□网文

从今天起，做个幸福的人——请先学会灿烂地笑。

人的一生，不论是谁都会遇到许多挫折，但是不管怎样，都要善于用微笑创造让人心情愉快的环境，千万不要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。只要学会时常微笑，会发现你比别人活得更好。

幸福喜欢和灿烂的笑脸相依相伴，而拒绝那些愁眉深锁、怏怏不乐的人。不快乐的人，看天天不湛蓝，看云云不灵动；听风风声呜咽，听雨雨声萧萧。就连那轮静美的夕阳都会化作滴血的哭泣。这样的人，就算一份天大的幸福摆在眼前，他也会挑出

一滴汇集而成的巨大的磁场，布满在大地上川每个城市与村庄。这磁场产生效力与魅力既是感情的力量，也是文化的力量。

民俗是缘自共同需求而认定的共同方式。需求是精神的、情感的、心理的，而方式是一种文化。当这共同的需求“约定俗成”了，所有人就会遵从这种民俗方式而行动，比如回家过年。民俗不是强迫的，是自愿的和自律的。它是一种共同需要和共同表达，同时每个人的精神情感都可以充分发挥。这样，春节才成了我们的必需。

其实，所有的民俗节日都是情感的表达，所表达的情感各有不同。清明怀念先人，端午张扬生活的激情，七夕是表达男女对爱的忠贞不渝。其中，不少节日与团圆——即家庭和血缘的亲情相关，比如中秋。但中秋与春节还有不同，中秋不强调“回家”，不会有出现交通拥堵的“春运”。唯有春节才是中国人集体怀旧的日子。因为在节令中，春节是辞旧别岁。在辞旧中必然引发怀旧。

这样，我们便通过千百年来人们集体创造并衍传至今的一系列民俗方式，如团圆饭和拜年等，把心中的亲情、乡情、怀旧之情尽情地表达与宣泄。由此，家庭得到一次凝聚，故乡的热土得到一次升温。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凝聚力。

每一个身在异乡回家过年的人，在度过了春节之后，内心不都能感受到对亲人一种长时间亏欠的补偿，并在情感上得到深切的满足吗？

所以说春节是中国人怀旧的日子。
（据《文汇报》）

□苏勇

天色阴郁着，没一点生气。无声无息中，冬天踱到你的门口，让你无法抗拒。这时，打开门，走到户外，搓一搓手，轻轻呵一声，口中放出一团白气，就是一个生动的冬天。

四季之中，我偏爱冬天。它洁白无暇，蕴藏生机。然而，这个冬天，寒流任意来袭。我身处漩涡，如履薄冰；前路茫茫，不知所终。我不知如何度过寒冬。

日子枯萎，万物丧失了温暖的情分。行在一条熟悉的路径上，寒意包裹着我。在小径的拐角处，我蓦然发现一株不起眼的小花，在风中摇曳。它的茎是如此细小，它的瓣是如此脆弱。也许，一夜风雨，它就成了昔日黄花，却显

露着勃勃生机。一阵料峭的寒风吹来，我和它都抖动了一下。与我比，它小，与它比，我蔫。哦！我陡的觉得自己多么颓废和懦弱，居然草芥不如。

是，只不过遭遇一次挫折，我就心寒意冷，妄自菲薄。看！这株花开在寒冬腊月，长在犄角旮旯，却能向下扎根，往上生长。据说，这种野花，不管环境多么恶劣，也要把根深深地扎入土壤，哪怕狂风不羁，吹折了腰杆，它也会发芽泛绿，百折不挠，奋发向上，显示顽强的生命力。

花亦如此，何况人乎。实际上，一次挫折算不了什么。人生历程就是由一系列“挫折、成功，又挫折、再成功”的片段连接而成的。从无知到认知，从肤浅到成熟，从磨难到辉煌，人生最精彩的部分不在乎成功的喜悦，而在于失败之后愈挫愈勇的奋起。

这株冬日之花，我在它面前驻足。它是不需要怜惜的，它浑身散发着青草的味道，这是生命本原的味道，让我感悟到草根原始的力量。

冬天来了，不要畏缩。拒绝冬天的人，是乞求温暖的人。冬天的冷酷、肃杀和苍凉，令人心寒，在这株花的面前，却显得苍白无力。花告诉我，冬天，让你体味人世冰凉，不是要你垂下高昂的头颅。花在警示：面对逆寒，唯有抗争，这才是走向春天唯一的出路！如此，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冬天，拒绝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冬日之后，花已伤逝，而我还要从这条路径走过。我脸上挂着淡淡的伤感，轻轻地走过。我知道下一个季节，它还会回来，花容重现。这是大自然的轮回法则。年轮有春夏秋冬，生活有酸甜苦辣。自然法则则是辨证的，你付出的越多，得到的就越多。不管你付出多少心血汗水，得到多少落寞惆怅，只要你奋力拼搏过，就无愧人生。

（据《海南日报》）

□许锋

小城总给人一种稀稀疏疏的感觉。楼都不高，六七层高的样子，很少有电梯。从外面看也都都不新不旧，像一个个见过些世面，懂得点风情，却又时时朴直的汉子。

譬如玉门——有的人不知道，过来人说起铁人王进喜就都知道了。那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城，海拔高，人老觉得睡不醒。玉门依油田而生，油田搬走了，玉门也搬到了另一处坦荡一些的戈壁滩。现在的玉门是一个新城，完全新的城。楼都不高，但都很新。楼间的间距很开阔，疏朗得像奔涌的河流。灿烂的阳光从楼顶宣泄而下，地面的阴影几乎都很少。甚至大多数的阳光都是直射的，平铺直叙。玉门的瓜就很甜，甜到心里，骨子里。那样的城市，楼间距大，人的间距小。人与人，朋友与朋友，打着电话的工夫儿就照面了，兄弟似的亲切。

榆中——知道的人就更少了。其实小城很有一段历史。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，秦始皇沿黄河至阴山建立了44个城，最西边的城就叫“榆中城”。此时的“榆中”和彼时的“榆中”，有一些地理上的差异，但属于同一脉。小城很小，巴掌大一点。绕城一圈，跑步的话就是一个多钟头。但小城有山，名曰兴隆山。有泉，泉水潺潺，清澈，夏日里都格外冰凉，孩子们戏水时水珠像刚化开的冰粒一般在胳膊上乱滚。兴隆山上的树一律高耸入云，盘根错节。到了晚秋时，山上的红叶漫山遍野，油画一般的美丽。小城的久远与山的雄浑互补，但凡到兰州能住几日的人，十有八九会去30多公里外的榆中游历一番。有山的城，再如都江堰的青城山，城也许很小，但整座城都弥漫着山上的树的气息，黑土的气息，水的气息。空气自然，人情淳朴。在这样的城中生活，相当惬意与悠然。

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地。大城的楼普遍高，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，震撼人心。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、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，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。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。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、撞击之中。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，身处闹市街头，目睹车水马龙，感受摩肩接踵，嗅着仿佛热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氣息，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，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。

闯进大城，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。从眼睛睁开，至脚底板结束。从骨子里开始，到思想里结束。它会一下子失落得很，一下子若即若离，一下子亲切，一下子生分，一下子卑微，一下子荣耀。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，我在广州！理直气壮。这就是大城、都市奇异的重量。

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，黑压压一片；有时又“稀疏”得要命。那是很阔的感觉。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，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；并非不想，是被无形的风、有形的云、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，无处而入。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从今天起，做个幸福的人

陪伴我沉默的身影；在外受到委屈伏在母亲怀中听母亲柔声的安慰。

节日时，一张张盛满祝福和思念的贺卡，手机里传来的温暖短信；儿时放飞在天空高高的风筝，还有过年时那单一的礼花绽放；与亲密的朋友分别后，一封封穿梭在岁月中泛黄的书信；小妹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……

提起“幸福”，记忆深处总会浮现一幅幅美丽的画面。

儿时，母亲悄悄塞在手里的一颗糖；写作业时，母亲在油灯前纳鞋底

最精彩的部分不在乎成功的喜悦，而在于失败之后愈挫愈勇的奋起。
这株冬日之花，我在它面前驻足。它是不需要怜惜的，它浑身散发着青草的味道，这是生命本原的味道，让我感悟到草根原始的力量。

冬天来了，不要畏缩。拒绝冬天的人，是乞求温暖的人。冬天的冷酷、肃杀和苍凉，令人心寒，在这株花的面前，却显得苍白无力。花告诉我，冬天，让你体味人世冰凉，不是要你垂下高昂的头颅。花在警示：面对逆寒，唯有抗争，这才是走向春天唯一的出路！如此，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冬天，拒绝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冬日之后，花已伤逝，而我还要从这条路径走过。我脸上挂着淡淡的伤感，轻轻地走过。我知道下一个季节，它还会回来，花容重现。这是大自然的轮回法则。年轮有春夏秋冬，生活有酸甜苦辣。自然法则则是辨证的，你付出的越多，得到的就越多。不管你付出多少心血汗水，得到多少落寞惆怅，只要你奋力拼搏过，就无愧人生。

（据《海南日报》）

懿吧，一生倒够聪明的了，可是，当自己带着几万大军追赶诸葛亮时，遇到诸葛亮摆下的空城计，他的部下要冲进去的时候，他却拦住了，意思是说诸葛一生谨慎，从不冒险，而今城池一空，看他那悠然自得的抚铉弹琴，还有门口三两三士兵的清扫城门口，该不是疑兵之计吧！于是自己还以为自己很识琴音，能从琴音里辨识出虚实真假，孰不料，诸葛比他还镇静，竟然能从琴音里弹出十万雄兵的气概。于是，自己赶忙让大军回营，结果失去了一次捉拿诸葛的机会，真是聪明反比聪明误。

其实，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算得上是人杰了，尚且还有犯傻的时候，更不用说我这些芸芸众生了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不犯傻，甚至少犯点傻呢？恐怕只有去掉感情的浮云和自以为是的聪明，多多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冷静的自我思考，那样的话，即使笨人也不会犯多少傻事的，更何况聪明人呢？

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地。大城的楼普遍高，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，震撼人心。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、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，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。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。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、撞击之中。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，身处闹市街头，目睹车水马龙，感受摩肩接踵，嗅着仿佛热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氣息，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，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。

闯进大城，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。从眼睛睁开，至脚底板结束。从骨子里开始，到思想里结束。它会一下子失落得很，一下子若即若离，一下子亲切，一下子生分，一下子卑微，一下子荣耀。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，我在广州！理直气壮。这就是大城、都市奇异的重量。

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，黑压压一片；有时又“稀疏”得要命。那是很阔的感觉。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，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；并非不想，是被无形的风、有形的云、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，无处而入。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生活如雪多好

学校，两人昨天在一起吃饭可腻了，刘丽娜用筷子喂那男的！”

“哎呦，他们在哪啊，谁看见了？”
“听说是学校的餐厅里！”

“夸张了吧，餐厅那么多人，肯定不是餐厅！”

“这男人咱们学校的，谁啊这么大魅力？”

“王老师，不会是你吧？”

“是我，啊，不是……怎么能是我呢？”我被突然将军觉得险更红了。

几个女人一阵大笑。

听说刘丽娜要和她老公离婚！我们见了丽娜劝劝她，做女人难啊！”

……

我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，雪下得比昨天更大了，空中的雪花柳絮般在空中飞舞。我想起昨天的感触心潮起伏，真怕她们说的刘丽娜是昨天那位女教师。雪花真美，生活如雪该多好啊！

（据《新华副刊》）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从今天起，做个幸福的人

陪伴我沉默的身影；在外受到委屈伏在母亲怀中听母亲柔声的安慰。

节日时，一张张盛满祝福和思念的贺卡，手机里传来的温暖短信；儿时放飞在天空高高的风筝，还有过年时那单一的礼花绽放；与亲密的朋友分别后，一封封穿梭在岁月中泛黄的书信；小妹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……

提起“幸福”，记忆深处还会浮现一幅幅美丽的画面。

与父母、兄弟姐妹相聚，一起轻言细语摆谈家长里短；背着病中的婆

最精彩的部分不在乎成功的喜悦，而在于失败之后愈挫愈勇的奋起。
这株冬日之花，我在它面前驻足。它是不需要怜惜的，它浑身散发着青草的味道，这是生命本原的味道，让我感悟到草根原始的力量。

冬天来了，不要畏缩。拒绝冬天的人，是乞求温暖的人。冬天的冷酷、肃杀和苍凉，令人心寒，在这株花的面前，却显得苍白无力。花告诉我，冬天，让你体味人世冰凉，不是要你垂下高昂的头颅。花在警示：面对逆寒，唯有抗争，这才是走向春天唯一的出路！如此，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冬天，拒绝一次严峻的考验。

冬日之后，花已伤逝，而我还要从这条路径走过。我脸上挂着淡淡的伤感，轻轻地走过。我知道下一个季节，它还会回来，花容重现。这是大自然的轮回法则。年轮有春夏秋冬，生活有酸甜苦辣。自然法则则是辨证的，你付出的越多，得到的就越多。不管你付出多少心血汗水，得到多少落寞惆怅，只要你奋力拼搏过，就无愧人生。

（据《海南日报》）

懿吧，一生倒够聪明的了，可是，当自己带着几万大军追赶诸葛亮时，遇到诸葛亮摆下的空城计，他的部下要冲进去的时候，他却拦住了，意思是说诸葛一生谨慎，从不冒险，而今城池一空，看他那悠然自得的抚铉弹琴，还有门口三两三士兵的清扫城门口，该不是疑兵之计吧！于是自己还以为自己很识琴音，能从琴音里辨识出虚实真假，孰不料，诸葛比他还镇静，竟然能从琴音里弹出十万雄兵的气概。于是，自己赶忙让大军回营，结果失去了一次捉拿诸葛的机会，真是聪明反比聪明误。

其实，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司马懿都算得上是人杰了，尚且还有犯傻的时候，更不用说我这些芸芸众生了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不犯傻，甚至少犯点傻呢？恐怕只有去掉感情的浮云和自以为是的聪明，多多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冷静的自我思考，那样的话，即使笨人也不会犯多少傻事的，更何况聪明人呢？

（据《新华副刊》）

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地。大城的楼普遍高，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，震撼人心。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、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，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。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。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、撞击之中。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，身处闹市街头，目睹车水马龙，感受摩肩接踵，嗅着仿佛热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氣息，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，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。

闯进大城，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。从眼睛睁开，至脚底板结束。从骨子里开始，到思想里结束。它会一下子失落得很，一下子若即若离，一下子亲切，一下子生分，一下子卑微，一下子荣耀。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，我在广州！理直气壮。这就是大城、都市奇异的重量。

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，黑压压一片；有时又“稀疏”得要命。那是很阔的感觉。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，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；并非不想，是被无形的风、有形的云、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，无处而入。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地。大城的楼普遍高，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，震撼人心。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、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，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。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。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、撞击之中。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，身处闹市街头，目睹车水马龙，感受摩肩接踵，嗅着仿佛热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氣息，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，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。

闯进大城，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。从眼睛睁开，至脚底板结束。从骨子里开始，到思想里结束。它会一下子失落得很，一下子若即若离，一下子亲切，一下子生分，一下子卑微，一下子荣耀。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，我在广州！理直气壮。这就是大城、都市奇异的重量。

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，黑压压一片；有时又“稀疏”得要命。那是很阔的感觉。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，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；并非不想，是被无形的风、有形的云、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，无处而入。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

是的，时光流逝，能够紧握在手

中的幸福，也只是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。
一直认为，幸福不是大的悲喜，它只在易感的心灵中。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人，生活中自然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悲大喜。但，幸福，就如那随风摇曳的小花儿，伴随我一路走来。只要我用心体味，便能让那淡淡幽香浸润我的心灵。

幸福就像藏在云层后的点点星光，需要我们用心灵去触摸，去探索，去感受那稍纵即逝的温暖。当你拨开层层迷雾，看到心灵深处的爱和被爱，看到心灵深处最深的宁静——幸福，自会花儿般悄然绽放。

明天又将是新的起点，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一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！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小城与大城

□许锋

小城总给人一种稀稀疏疏的感觉。楼都不高，六七层高的样子，很少有电梯。从外面看也都都不新不旧，像一个个见过些世面，懂得点风情，却又时时朴直的汉子。

譬如玉门——有的人不知道，过来人说起铁人王进喜就都知道了。那是戈壁滩上的一个小城，海拔高，人老觉得睡不醒。玉门依油田而生，油田搬走了，玉门也搬到了另一处坦荡一些的戈壁滩。现在的玉门是一个新城，完全新的城。楼都不高，但都很新。楼间的间距很开阔，疏朗得像奔涌的河流。灿烂的阳光从楼顶宣泄而下，地面的阴影几乎都很少。甚至大多数的阳光都是直射的，平铺直叙。玉门的瓜就很甜，甜到心里，骨子里。那样的城市，楼间距大，人的间距小。人与人，朋友与朋友，打着电话的工夫儿就照面了，兄弟似的亲切。

榆中——知道的人就更少了。其实小城很有一段历史。秦始皇三十三年(公元前214年)，秦始皇沿黄河至阴山建立了44个城，最西边的城就叫“榆中城”。此时的“榆中”和彼时的“榆中”，有一些地理上的差异，但属于同一脉。小城很小，巴掌大一点。绕城一圈，跑步的话就是一个多钟头。但小城有山，名曰兴隆山。有泉，泉水潺潺，清澈，夏日里都格外冰凉，孩子们戏水时水珠像刚化开的冰粒一般在胳膊上乱滚。兴隆山上的树一律高耸入云，盘根错节。到了晚秋时，山上的红叶漫山遍野，油画一般的美丽。小城的久远与山的雄浑互补，但凡到兰州能住几日的人，十有八九会去30多公里外的榆中游历一番。有山的城，再如都江堰的青城山，城也许很小，但整座城都弥漫着山上的树的气息，黑土的气息，水的气息。空气自然，人情淳朴。在这样的城中生活，相当惬意与悠然。

大城则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地。大城的楼普遍高，远远望去给人以排山倒海般的冲击力，震撼人心。乘飞机时的夜晚掠过一座座都会的上空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，那种流光溢彩的景象真的很壮观。尤其对于长期呆在小城、很少到大城市的人而言，真是无与伦比的壮观。那种感觉能在心中盘桓好长一段时间。人的心也在不断地动荡、撞击之中。在大城暂居的时间里，身处闹市街头，目睹车水马龙，感受摩肩接踵，嗅着仿佛热了的风里飘过的各国香水的氣息，耳膜被各种音乐敲打，但目光所及之处，却都是陌生的面孔和恍若隔世一般的场景，心里的孤独就像浑浊的河水一样溢得到处都是。

闯进大城，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。从眼睛睁开，至脚底板结束。从骨子里开始，到思想里结束。它会一下子失落得很，一下子若即若离，一下子亲切，一下子生分，一下子卑微，一下子荣耀。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，我在广州！理直气壮。这就是大城、都市奇异的重量。

大城里的楼间距有时密切，黑压压一片；有时又“稀疏”得要命。那是很阔的感觉。阳光大多时只在大城的上空盘旋，始终不肯直率地落下；并非不想，是被无形的风、有形的云、奇形怪状的楼阻碍着，无处而入。

若你留心，任一座大城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。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，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，那里的房子密集得令人有被压迫之感，与雍容、华贵、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。游人偶尔迷路，在小巷中穿行，起初慌张，待看到婴儿从母体吮吸乳汁，几个姥姥摇着蒲扇说东道西的场景时，忐忑的心就会安静下来，脚步也不由得放慢了。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，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，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，也十分亲切。我想，这才是真正的城市，自古而来的城市，城市最原始的雏形。

一般情形，生活在大城市里，呼吸是局促的，说话的语言是快速的，一句连着一句。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，要么你很优越，活得舒服无比；要么你正在度假，完全卸去了束缚。那种电话里说着就到了面前，一定是大大的惊喜。人像孤独的蚂蚁，各顾各的忙。俨然失去了某种链接。越来越连同事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儿，人家也不请客，不送礼，至多俩人到办公室，一包喜糖，然后兴高采烈地说，我们结婚了。不像小城，一家的喜事，满城的喜气。

活心，在小城更好，工资低，生活成本也低，人心不设防；好人，就去大城，风风火火、毛毛躁躁几十年，也许功成名就，也许壮志未酬，待明白时，人生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。